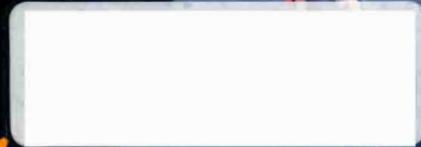




故事会®

致命 三分钟



悬念推理系列
Suspense Inference Series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SHANGHAI STORIES CULTURES MEDIA Co., LTD

故事会

致命 三分钟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致命三分钟 / 《故事会》编辑部编. -- 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7

(故事会·悬念推理系列)

ISBN 978-7-5321-6391-5

I . ①致... II . ①故... III . ①故事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8858号

书 名：致命三分钟

主 编：夏一鸣

副 主 编：吕 佳 朱 虹

责任编辑：吕 佳

发稿编辑：吕 佳 朱 虹 姚自豪 丁娴瑶 陶云韫

王 琦 曹晴雯 刘雁君 赵媛佳 黄怡亲

装帧设计：周艳梅

责任督印：张 凯

出 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 品：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0020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www.storychina.cn)

发 行：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上海龙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32 印张8

版 次：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21-6391-5/I · 5109

定 价：25.00元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大众文化
出版基地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 免收邮费(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200020) 收款人：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部

联系电话：021-64338113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6976608

编者的话

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有讲故事的传统。五千年的文明绵延不断，五千年的故事口耳相传，故事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二、创刊于1963年的《故事会》杂志是一本以发表当代故事为主的通俗性文学读物。50多年来，这本杂志得风气之先，发表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许多作品一经发表便不胫而走、踏石留印，故而又有中国当代故事“简写本”之称。

三、50多年来，这本杂志眼睛向下、情趣向上，传达的是中华民族最核心、最基本的价值观。

四、为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阅读最大面积的精品力作，《故事会》编辑部特组织出版《故事会·悬念推理系列》丛书。

五、丛书分为如下八本故事集：《百慕大航班》、《刀尖上跳舞》、《非常推理》、《交换杀人》、《蔷薇花案件》、《死亡游戏》、《一只绣花鞋》、《致命三分钟》。

六、古人云：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对于喜欢故事的读者来说，本丛书的创意编辑将带来超凡脱俗的阅读体验。

《故事会》编辑部

目录

Contents

危情·疑案

话外之音	02
贵妇的谎言	09
你是怎么报警的	15
泥人王	21
神秘枪手	27
谁在说谎	30
飞来的地雷	36
二手交易	40

神探·谜案

黄杜鹃谜案	61
你的心灵如此脆弱	67
祸起七彩砚	77
智歼叛匪	83
老鸹窝之谜	88
危险的传说	92
乞丐和肥猫	99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com

目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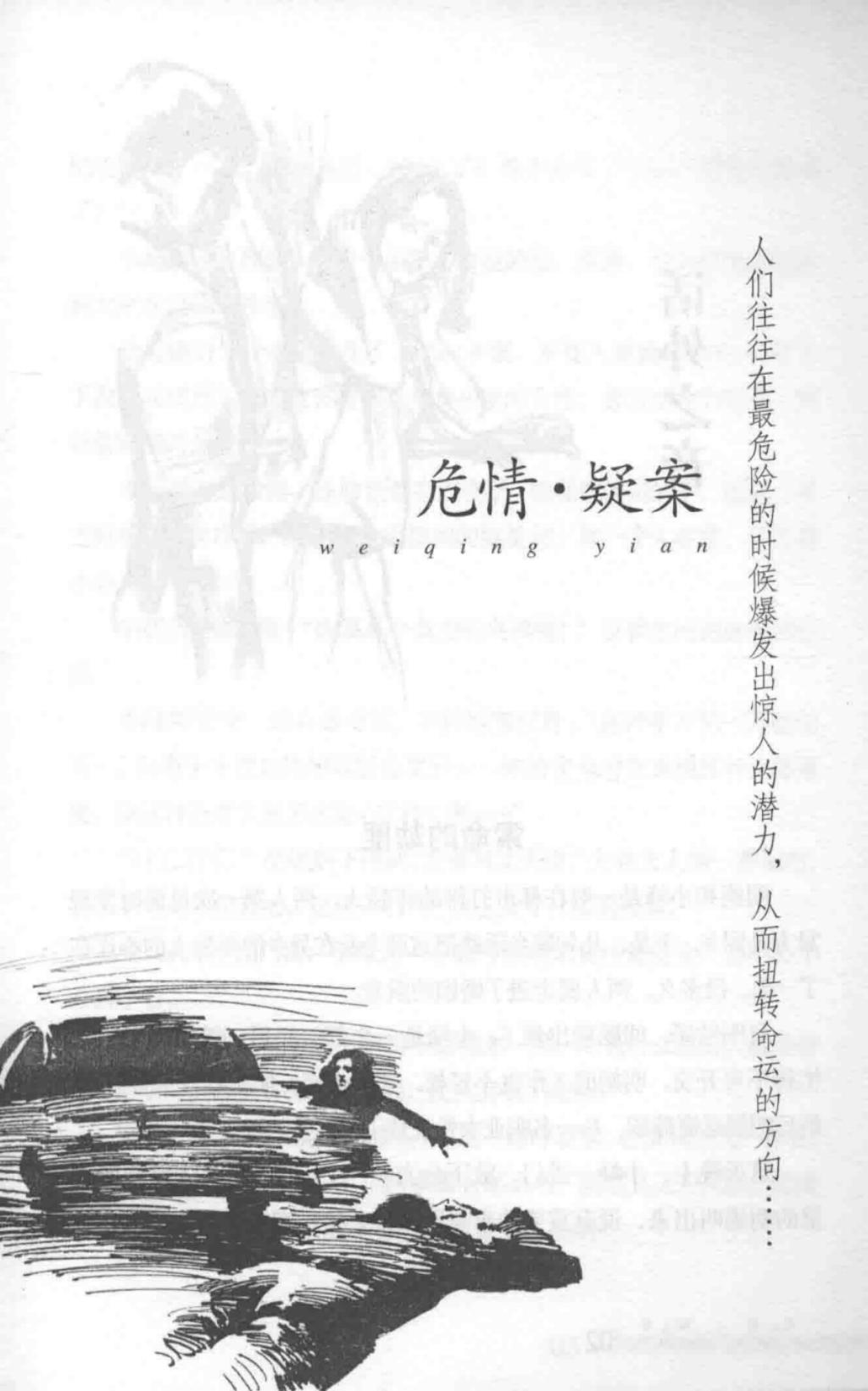
一扇不存在的门	106
馒头血案	112

密谋·奇案

天降三亿元	130
能量炸弹	136
遭遇高手	140
死亡打捞	146
女作家	152
天上掉下块砖头	159
死亡拐角	166
混入社交圈的杀手	173
天衣有缝	179

铁证·悬案

第二张石椅	198
谁更聪明	201
口头禅	205
神秘暗语	211
一块砖头引发的血案	215
致命三分钟	222
摩崖天书之谜	229



人们往往在最危险的时候爆发出惊人的潜力，从而扭转命运的方向……

危情·疑案

w e i q i n g y i a n



话外之音



索命的劫匪

明媚和小峰是一对在都市打拼的年轻人。两人第一次见面时发现对方是同乡，于是，几句家乡话就把这两个身在异乡的年轻人的心连在了一起。没多久，两人就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可刚结婚，问题就出现了。小峰是一个部门经理，每天早出晚归，忙得不可开交，明媚的工作也不轻松，这样一来，家里就没人照顾了，最后明媚忍痛辞职，从一名职业女性变成了家庭主妇。

这天晚上，小峰一进门，放下公文包，手也顾不得洗，就把厨房里的明媚叫出来，说有重要的事要跟她说。这种郑重其事的样子，倒

把明媚吓了一跳，开玩笑道：“怎么了？是不是有了小三，要跟我摊牌了？”

小峰顾不上理她，一口气说完了要说的话，原来，今天在单位他听到大家在议论一件事：

最近附近几个小区发生了三起凶杀案，歹徒入室抢劫后杀人灭口，手段极其残忍，三名被害者都是单身在家的女性，警方正全力破案，但目前案情尚无进展……

小峰越说越紧张，连脸色都有些变了，他抓住明媚的手，说道：“我当时听得直冒冷汗，第一个念头想到的就是你，你一个人在家，千万要小心，万一……”

明媚白了他一眼：“你真是个典型的乌鸦嘴！”说着走回厨房继续忙活。

小峰跟进来，站在她身后，不停地絮叨着：“这种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防患于未然总比掉以轻心要好……你的安全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你这种态度让我怎么安心工作？你……”

“行了，行了。”明媚解下围裙，笑着对丈夫说，“夫君大人的一番嘱咐，我字字句句牢记在心，这还不行吗？快去洗手，帮我端菜。”

第二天早上出门前，小峰还一个劲叮嘱明媚要注意安全，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看着小峰下楼的背影，明媚不禁莞尔一笑，丈夫什么都好，就是有点过于小心，甚至有些婆婆妈妈，让人有些不耐烦。

到了九点多钟，明媚出门去买菜，她一路哼着歌，心情和天气一样好，小峰的叮嘱她可没放在心上。这事哪有那么巧，附近几万户人家，劫匪怎么会偏偏被她撞上？这比彩票的中奖概率还低啊。

明媚万万没有想到，世间事有时就这么巧！财运遍寻不着，霉运不请自到，在她拎着菜篮往回走的路上，一道阴沉沉的目光已经盯上了她。明媚浑然不觉，一路前行，到了家门口，正低头开锁，后脑遭到重重一击，当时便晕了过去……

救命的电话

没过多久，明媚悠悠醒转，发现自己躺在冰冷的地板上，手脚被绑得结结实实，嘴上也贴着胶带纸，一个壮实的男人背对着自己，正在翻箱倒柜，听到身后有动静，男人蓦地回过头来。

这男人表情阴冷，眼神狡诈，一看就非善类。但他只是冷冷地扫了明媚一眼，便掉转头去继续手头的工作，显然没把明媚放在眼里。

明媚被捆着的身体不停发抖，恐惧紧紧攫住了她：她竟然真的遇上了歹徒！她想起丈夫出门前的叮嘱，想到再也见不到他了，两行热泪簌簌滚落。

就在这时，家里的电话铃声突然响了，在死寂的房间里，那铃声就如同警笛，明媚和劫匪同时吓了一跳，劫匪停下手头工作，死死地盯着电话，似乎想等铃声停止，但那声音却依然“倔犟”地响着……

劫匪沉不住气了，他凑过去看了下来电显示，然后来到明媚面前，撕去她嘴上的胶带，报出来电号码，声音低沉地问道：“这电话是谁打来的？”

明媚大口喘着气，好半天才能说出话来：“应该是我丈夫，这是他办公室电话。”

劫匪眼里贼光闪烁，不接这个电话当然最简单，但如果这女人的

丈夫找她有事，打不通电话后回家来，那就麻烦了……

劫匪略一思忖，打定了主意，他撕去明媚手脚上的胶带，取出一把锋利的匕首，对着明媚的咽喉指了指：“你现在去接这个电话，别让你丈夫听出什么，记着，你最好老实点，别玩什么花样，否则我保证这将是你和你丈夫说的最后几句话！”

明媚步履蹒跚地走过去，心跳和电话铃声一样急促，她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而且这恐怕也是活命的唯一机会……

明媚曾经看过一篇报道，题目是《女司机智斗劫匪》，说的是一名“的姐”的遭遇。“的姐”被歹徒劫车，始终找不到脱身的办法。正巧，她丈夫打电话过来，在劫匪的注视下，“的姐”语气平静地对着手机说：“我拉了个客人刚回来，正在返程的路上。孩子作业写完了吗？你让他早点睡。”

劫匪从“的姐”的话里没听出任何问题，直到戴着手铐坐上警车，仍然一头雾水。原来那“的姐”根本就没孩子，那句话是她向丈夫释放出的一个求救信号，后来是丈夫报警救出了“的姐”。明媚记得当初看到这篇报道时，忍不住为这位机智的“的姐”叫了声好，但她怎么会想到自己也会落入那种境地？她能够像“的姐”一样靠智慧逃过此劫吗？

明媚的手颤抖着伸向话筒，像溺水的人去够救生圈，她原本绝望的眼里，有了隐隐的光芒，她相信，凭自己和丈夫的默契程度，凭丈夫的细心和敏感，自己一定可以在和他的交谈过程中，传递出让他能领悟到的信号……

可就在明媚即将拿到话筒的一刹那，一只青筋毕露的大手蓦地扣住了听筒……

要命的信号

明媚身后传来劫匪冷冷的声音：“按免提键接听，听我吩咐说话，你不准主动说一句话，明白了吗？”

接着，锋利的匕首抵住了明媚后腰，明媚的心猛地沉下去，这劫匪太狡猾了！看来，他对自己仍有所防备，说不定他也知道“的姐”的故事，可是这样一来，自己唯一的求生之路也被堵死了，怎么办？豆大的汗珠从明媚的额头上滚下。

劫匪按下免提键后，小峰的声音传出来：“喂？娟，你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乍听到丈夫那熟悉的声音，明媚的眼泪一下涌出来，劫匪用嘴巴贴住明媚耳朵，低声道：“你这么说，我刚从外面回来，进门才听到电话响。”

丈夫的声音似乎有种神奇的魔力，给了明媚一种力量、一种启示，她变得异常镇定，俯身对着电话，字字清晰地说道：“我刚从外面回来，进门才听到电话响。”

那边顿了一下，很快又说道：“我打电话也没别的事，就是告诉你一声，我中午有事不回去了，你不用给我做饭了。”

劫匪再次贴耳低语，明媚点了点头，对着电话轻声道：“我知道了，晚上早点回来。”

随着那边挂断电话，劫匪的心放下来了，他没想到这次夫妻通话这么简短，这让他觉得自己刚才的担心有点多余。他相信，这女人的丈夫纵然是诸葛再世，也不可能从那几句话里捕捉到什么。

劫匪将明媚重新绑好，把剩下的房间又翻找了一遍。明媚和小峰新婚不久，家里放着不少现金和首饰，全被劫匪找了出来。劫匪把战利品

打包放好后，慢慢站起身，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步骤了——杀人灭口！

劫匪持刀逼近，脸上杀机毕现。明媚身不能动口不能言，眼神中流露出惊恐之色，劫匪阴森森道：“你不用这么看我，我不会心慈手软的，对我这种人来说，给别人留活路，就是给自己寻死路！你什么都别怨，就怨自己命不好，做了鬼别来找我！”

劫匪举起匕首，明媚闭上了眼睛，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门“砰”的一声打开了，几名警察如神兵天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劫匪制服，按在地上，戴上手铐。

警察身后的小峰飞快地冲进来，一把将明媚搂到怀里，撕去她嘴上的胶带，明媚“哇”地哭出声来，小峰满脸痛惜，拼命安慰着受惊的妻子。

劫匪被两名警察押着，像只被擒获的野兽，两眼瞪得有铜铃大，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突然气急败坏一声怪吼：“咋回事？这是咋回事？”一边叫嚷着，一边要往前冲，可他肩膀被警察牢牢按住，动弹不得。劫匪挣扎了半天，最后没了力气，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无奈地看着小峰夫妇说道：“你们能不能告诉我，我到底是怎么栽的？我做鬼也不想做个糊涂鬼！”

小峰站起身，冷冷说道：“本来我没有义务回答你，但这恐怕是你这辈子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了，我不回答又觉得不人道，我问你，我和我妻子在电话里交谈时的口音你还记得吗？”

劫匪愣了一下，他开始回想：小峰说的似乎是一种方言，但那种方言口音不重也不难懂，而明媚说的是普通话，一口字正腔圆非常标准的普通话。当时这没有引起劫匪任何怀疑，因为不管是说方言，还是说普通话，原本都挺正常，说的人都不少……难道问题出在这里？对了，小峰这会儿跟自己说的怎么也成了普通话？

小峰微微一笑：“其实我和妻子平时在外面都是说普通话的，但当我们夫妻之间交谈时却偏偏是例外，我和妻子是同乡，从相识之初到现在，我们一直是用家乡话交流的，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今天上午我打电话本来想再叮嘱她几句，没想到破天荒地听到她突然对我说起了普通话，我当时只愣了一下，立刻一个激灵，意识到她出事了……”

小峰用欣赏的目光看着聪明的妻子，连警察们也面露赞许之色，劫匪一脸的懊丧，用手铐咣咣砸头，哀声叫道：“我千算万算还是失算，紧防慢防还是没防住啊，没想到这女人竟然一张嘴，就把要命的信号发出去了！要命啊，要命……”

(作者：杜辉)

(题图：谢颖)



贵妇的谎言

这天夜里，勋爵夫人丹尼斯在睡梦中突然惊醒，她感觉有只手搭在自己的肩上，不禁“哇”的大声尖叫起来，紧张地问道：“谁？”

“是我，别怕，亲爱的！”那人说着扭亮了床头的台灯。

原来是丈夫艾德里安勋爵！丹尼斯长长地出了口气，埋怨道：“你回家来为什么也不先打个招呼？”

丹尼斯知道，近来英国经济不景气，丈夫在董事会忙得不可开交，老是要到伦敦出差。而她呢，则住在乡下的庄园里，与丈夫是聚少离多。由于他们没有孩子，丹尼斯在家里过得相当冷清。她曾把妹妹贾尼斯邀来庄园作伴，没想到妹妹个性太嚣张，没多久，姐妹俩就分道扬镳了。

“我……”艾德里安吞吞吐吐的，听起来还有点紧张，这引起了丹尼斯的警觉，她问道：“生意有麻烦了？”

“不是生意问题，我、我今晚开车撞了人！”艾德里安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说在 A337 公路上有个家伙想搭便车，冲到了马路中央，他一时来不及刹车，撞了上去，那人当场毙命。

丹尼斯惊呆了：“人撞死了？”

“是的。”艾德里安低下了头，“但我没敢报警。和那人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女孩，吓得晕过去了。我下了车，见那人死了，就赶紧开车逃了。”

丹尼斯两眼瞪得滚圆：“你把他们扔下了？”

“唉，怪就怪我开完会后喝了不少酒。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如果警察做酒精测试，那我肯定要坐牢的！”

丹尼斯抬头瞪着丈夫：“那你把那女孩也丢在路边不管？”

艾德里安苦笑一声，说：“她不会认出我的，她吓傻了。我注意到当时有好几辆车经过，可没有一辆停下来，但我担心有人会记下我的车牌号码，然后报警。”

艾德里安抬起头，声音变得异常的温和：“你明白，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如果警察来了，”他顿了一下，“亲爱的，你愿不愿帮助我，说我整晚都和你待在家里？”

丹尼斯倒吸了一口冷气：“你是要我帮你撒谎？”

艾德里安哀求道：“亲爱的，求求你了，看在上帝的分上，如果连你都靠不住，那我还能指望谁？”

丹尼斯沉默了，她脑子里折腾了好一会儿，最后才下定了决心，说：“好吧，我答应你，不过你得带我去检查一下车子，看有没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警察如果来查问，肯定要先检查车子的。”

“车子没有问题！那人撞在保险杠上，就像皮球一样弹开了。我检查了车身，没有划痕。如果警察来问，他们什么也得不到。全靠你了！你对警察说，我七点钟到的家，然后足不出户。”

丹尼斯提醒道：“为保险起见，我们还是去看看车子吧，艾德里安，你酒喝多了，未必能发现车子上的痕迹。”

艾德里安听听也有道理，就说：“那好吧。”丹尼斯赶紧披上外衣，拿了手电筒和丈夫一起下了楼。

车就停在庄国外的车道上，丹尼斯仔细检查了一下车子，发现丈夫说得没错，上面果然没有明显的痕迹。丹尼斯撤灭了手电筒，说：“把车停回车库里吧。”

艾德里安忙点头，道：“说得对！你开进去吧，我现在手脚不利索，会刮伤车子的。”说着，把钥匙递给了丹尼斯，自己则去打开车库。

丹尼斯坐进车，一股浓烈的气味扑面而来，她感到有点儿不对劲，再深吸一口，女人的敏感使她感觉出了什么问题，顿时脸色大变……

回到屋子里，艾德里安说想再喝一杯。丹尼斯没有理睬他，独自上了楼上的卧室，拿起了床边的电话……

等艾德里安手里拿着杯威士忌进了卧室，丹尼斯劈头就问：“那女的是谁？”

“你说什么？”艾德里安手一抖，酒杯里的酒差点泼了出来。

“别装聋作哑了！你回答我，今晚和你一起呆在车里的那个女的是谁？刚才我闻到车里全都是廉价香水的味道。”

艾德里安呆住了。他开始装起糊涂来，说董事会散会后，有位女同事顺便搭了他的车。

“我才不信你的鬼话呢！你说那个娼妇到底是谁？”